

吴风越雨

前洲老街碎忆

| 石惠泉 文 |

也不知为什么,常常梦到在老街上发生的事。老街在我村子南边,距村子约四里路。

一条一米宽的土埂,从村边向南蜿蜒而去,上面一横一竖铺着弓了背的长方形路石。每隔百来米有个缺口,缺口上面搁一块石条或石板,缺口下面是汨汨流淌的田水。近老街有一个池塘,池塘里飘着零星的浮萍。河滩上蹲满淘米洗菜的妇女,有几个拿着棒杵捶衣,扑扑扑,走过去,脚背上会溅到些许水星,凉丝丝的。

前洲老街的特点是长,长得让人惊奇。其实,有布店、饭店、百货店、理发店、茶馆店、地货行等零零落落商店的中间一段,并不长,大概才百来米。由此朝东北走过去,是邮局,三层楼,老街独此一家三层楼。旁边是茧行,再走一小段是医院。继续走,走好长时间,街还是街,店却没有了,街这一头到墓塘桥截止。老街中心向西南延伸,两百来米,是建于1939年的青城中学,后改名前洲中学。我在这里上了两年半高中,背着书包,拎了网袋,网袋里是长方体铝质饭盒,饭盒上叠摞瓷杯子,杯子里经常是土豆咸菜,步履匆匆,半头湿发。可称得上老街标志的,是唐祠堂门前的两棵伟然的银杏树,老百姓称白果树,老远老远,就能见到它们高耸入云的雄姿。过银杏树,就是西塘的地界了,老街弯弯曲曲,深入到西塘的腹部,直至前面横卧着的西塘河。整个老街绵延四五里,有点像一条轻风吹拂的长飘带。

老街有商店的那一段,窄窄的,如果两人挑担相向,必须擦肩而过,窄窄的街道,用现在的目光看,全是灰不溜秋,因而把穿着并不时髦的店员张口时的牙齿反衬得格外白;脚下的路是用小黄石铺就的,吸纳了从古远而来的细碎脚步,小石块变得圆滑溜溜,透露出温顺的气韵;黑赤赤的椽子从两旁斜伸下来,把本来狭窄的街道罩得迷离扑朔,抬头望,天成一条淡蓝的布,干干净净。

老街没有噪音的扰攘喧闹。清晨一段时光有细密而杂沓的脚步声,一会儿,茶馆里坐满了捋着胡须嚼着新闻品着红茶的老头;几位后脑盘着发髻的小脚老太则站在街檐下,偶或用轻轻的问候招呼着行人,“小脚”前边是一只竹篮,竹篮里有十多个新鲜鸡蛋。如果是收猪收兔子的日子,老街就会一下子多出不少人,买盐沽酒灌酱油,添针剪布吃馄饨……老街与大家一起忙碌着兴奋着。

卖兔子正好遇上星期天,我必定要跟着母亲一起去。卖兔子的队伍排得很长,一只只大竹篮一律用青围裙遮好。兔子生性胆小,从未见过大世面,被收购站那个矮墩墩、黑乎乎的老华抓住背部放到小磅秤上,红莹莹的眼睛里留驻着阵阵余悸。此时,我的眼睛里也总是湿湿的,毕竟一起相处了几个月。一只四斤多重的兔子大概可卖两元钱,如果是五只就是十元钱了。卖掉兔子,母亲就带着我到布店里扯几尺鞋布,到小百货店里买几绺纳鞋底线。最让我高兴的是,母亲会照例到饭店里花九分钱一两

粮票买两个馒头。捏着热腾腾的馒头,我吃得很慢,先剥外面一层薄薄的皮,剥掉表皮的馒头成一个毛乎乎的面球,然后才一点一点往下咬,最后剩下一个油腻腻香喷喷的肉馅子,好长时间孕育的希望集中注入其中了,我真舍不得吃它。

老街上没有穿梭的自行车,没有飞驰的汽车,没有挺胸凸腹的大款儿,没有涂脂抹粉的俏姐儿,因而也没有歌舞厅,没有桑拿浴。老街上有一家简陋的浴室,在街的南头。浴池顶上的一小方玻璃里,沉下一摊散散漫漫的光,蓬蓬勃勃的热气又把那散漫的光蒸了上去,以至整个浴池糊里糊涂,唯独“呱呱呱呱”的木屐与水门汀磨打声能穿透这一派糊涂。浴池四边围坐着、中间林立着弯手抓背的赤裸者,他们把身上的汗垢卸下来,把劳作后的疲惫卸下来,换上满脸容光焕发。我从小怕父亲,下放回来当农民的父亲总是板着脸,因此,我不太跟他上街,只有到了冬天,才被父亲带去洗几次澡。父亲把我拉到他身边,对我的颈脖、背脊等作彻底的擦洗,此时,我才感到父亲凛然的外表下,也蕴藏着一副慈爱心肠。洗澡出来,偶尔会吃上一角钱的一碗羊杂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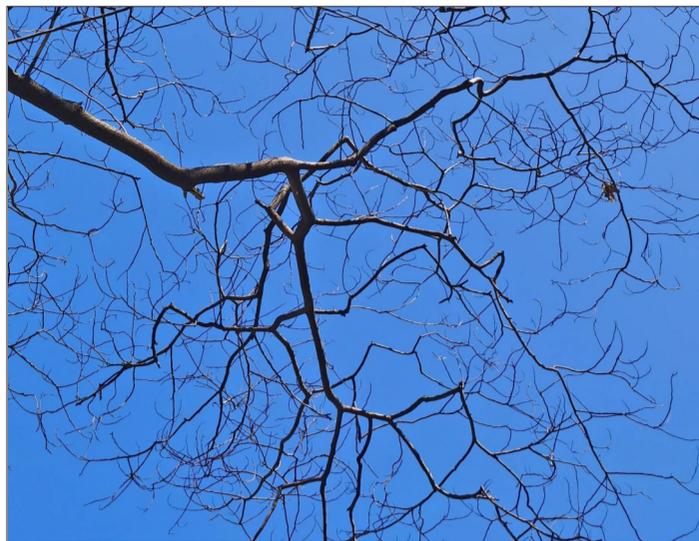
浴室再往南,是轮船码头,它是匍匐在泥土上的农民见识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。而轮船拔锚解缆时的一声长笛,曾在我们心底留下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
老街上的废品收购站是孩子们光顾得最多的。吃罢中饭,我们几个小伙伴背着从村边垃圾堆里捡出的破布头烂棉絮,扛着从笆斗浜边那棵江北杨树的空心肚里掏来的旧瓶子、破玻璃,提着从壁角里清出的肉骨头、旧铁器,一路嘻嘻哈哈。午后的老街静悄悄,行人疏疏朗朗,就像糖烟店阿忠头心里的头发。不过,五十多岁的阿忠待人很和气,不像有些店员在乡下人面前摆出“吃国家粮”的神气。此时,阿忠正伏在柜台上打瞌睡,一顶藏青色的鸭舌帽还牢牢地罩在头上。到收购站卖掉这些东西,每人得几角钱,然后在玻璃柜里看一看鸡黄皮、牙膏壳、头发团的收购价。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一块灿灿的银洋钿,标价两元,它挑逗我们做了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又遗憾不已的拾币梦。走出废品收购站,再把口袋里的几角钱摸出来,重新数一遍,然后到阿忠那里花一分钱买三块小圆糠饼,或者两分钱一粒咸橄榄。

街的东北角有一个废置的烟囱,二十来米高,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前开丝厂砌的,在我的眼里它是罕见的庞然大物了。我们从底部的穹洞里钻进去,拾块断砖,敲几下斑驳的烟囱内壁,吐出橄榄核,纵声大喊几声,惊得几只麻雀直往上蹿。

那个烟囱当然不在了,老街也早已杳无踪影,它的断砖碎瓦作了取代它的高楼大厦的填脚。这是老街的悲哀?还是老街的涅槃?

不管怎样,老街像“外婆的故事”已经牢牢地锁在孩童的记忆里,哪怕孩童长大了,成家立业了,哪怕孩童自己也成为外婆或外公了。



天工之形

摄影 江南谣

艺苑

献给凝固音乐的华美乐章

读孟敦和的建筑诗

| 潘颂德 文 |

人们常说,建筑是凝固的音乐。改革开放以来,华夏大地上一幢幢美轮美奂的建筑拔地而起,富庶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无锡更是如此。不久前,《无锡建筑70周年》大型画册出版,荟萃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,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无锡一幢幢设计新颖、造型独特的建筑,蔚为大观。著名诗人孟敦和受邀为画册配诗。我在赏读了他的二十首建筑诗后,既为他的诗情所感动,又为他的诗艺所感染。

历来很少有诗人为建筑配诗,况且又要为大型建筑画册配数十首诗,既是对诗人才情的考验,又是对诗人诗艺的考量。反复品读孟敦和的建筑诗后,深感他既为新诗开拓了题材领域,又觉得他的建筑诗有他自己的艺术特色。

诗歌注重意象创造。意象是诗人主观情意与客观世界物象的融汇与统一。孟敦和的建筑诗,严格遵循诗歌创作注重意象创造的特点和规律。他创造意象有两种方式:一种是以心写物,另一种是缘心写物。孟敦和的建筑诗,做到了以心写物和缘心写物的融汇统一。

所谓以心写物,是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感官印象作情景交融的抒写,是对客观事物感情化的审美概括。如《太湖工人疗养院》第一节:“一颗镶嵌中轅山宝石/隐身三万六千顷波光仙境/红楼窈窕山腰绿荫/大屋顶琉璃浪漫初升日出”“临湖亭台任波涛洗尘/山间曲径任晨光梳妆/身心走进花香鸟语/夕阳挽着七桅帆彩霞”。诗人从太湖工人疗养院周遭环境中,提炼了中轅山、波光、绿荫、大屋顶、亭台、波涛、曲径、晨光、花香、鸟语、夕阳、七桅帆、彩霞等意象,并以此

作情景交融的抒写。这是诗人对太湖工人疗养院客观景物的书写与情感升华。所谓缘心写物,诗人根据感情抒发的需要,在生活中积累的感官印象的基础上展开想象,创造出与现实世界没有的印象和画面。如诗人在《中国泥人博物馆》中写道:“满面春风大阿福/向大家赠送吉祥如意/他翻开字迹模糊流浪日记/没想到今天自己也活出福气”“泥人张从海河之滨赶来/也喜欢和大阿福一起听天籁二泉”,这些富于想象力、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景,既礼赞了中国泥人博物馆充满人文精神的建筑,也讴歌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崭新生活。

孟敦和善于围绕建筑物,提炼意象,进而创造意境。如《无锡大剧院》紧扣建筑物的剧院特点,从泰伯奔吴、勾践尝胆、荣氏名扬等生动的历史意象起笔,自然归结为“历史是一幕戏剧”,紧接着由实到虚、虚实结合,创造了一系列意象,从而形成了意境,赞美了无锡大剧院。第二节由抒写无锡大剧院具象的空间、装饰到出彩细节,再到抽象的音律变幻,紧扣建筑是凝固音乐的美学原理;第三节“二泉映月、珍珠塔、红楼梦/雷雨、天鹅舞、卡门渐次上场”,则呼应了诗题。诗的最后两节,既又一次弘扬建筑美学:“建筑可以把乐曲凝固/舞台可以让音符流动”,同时展开想象的翅膀,唱响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曲,拓展诗的意境:“范蠡驾一叶扁舟归来/长三角亭台楼阁竖起耳朵/绿叶印着一张城池名片/羽翼雕塑一个时代缩影”。是的,孟敦和的建筑诗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缩影,他在精心创造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意境中,奏响了思想与艺术的美好乐曲。